

1992

清史論叢

《清史論叢》編委會編



.07

12

辽宁人民出版社

95
K249.07
1
1992/2

1992

清史论丛

《清史论丛》编委会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年·沈阳

C 071974

(辽)新登字1号

清史论丛

Qing shi Luncong

《清史论丛》编委会编

地址：北京市日坛路六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邮政编码 100020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16000 开本：787×1092¹/₁₆ 印张：13¹/₄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高虹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李国盛

版式设计：赵耀今

ISBN7-205-02506-0/K·288

定价：6.80元

本书出版承 辽宁人民出版社 提供赞助，谨此致谢。
台湾大学陈捷先教授

《清史论丛》编委会名单

主 编 王戎笙

副主编 袁闾琨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戎笙

杨 珍

* 陈祖武

张捷夫

何龄修

* 郭松义

李春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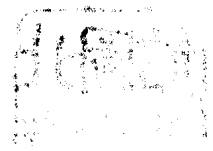
* 高 虹

袁闾琨

徐 彻

(有 * 者为执行编委)

312.38/29



目 录

清代国内商业交通考略	刘秀生 (1)
清王朝偏宠满旗的一贯政策及其消极后果	彭雨新 (20)
明清徽州的族山	陈柯云 (38)
论清代东北经济发展的特点	杨余练 (49)
简论清代皇权与侍卫	陈金陵 (61)
清初闽粤藩王大吏的构成及其统治特点	谢中凡 (69)
清律中旗人“犯罪免发遣”考释	苏 钦 (75)
论满族八旗制国家的建立	姚念慈 (87)
允禔储君地位问题研究	杨 珍 (107)
关于康熙平定三藩的几个问题	吴伯娅 (123)
康熙遗诏与雍正篡位	杨启樵 (131)
蔡牵述论	季士家 (135)
关于尚之信叛清的几个问题	薛瑞录 (153)
康熙朝中荷官方交往	黄 谷 (161)
徐世昌与《清儒学案》	陈祖武 (173)
我国各地所藏明清档案概述	秦国经 (185)
编 后 记	(203)

CONTENT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omestic commercial communications in Qing	Liu Xiu-sheng (1)
The consistent favoritism policy to the Manchu Banners and its negative consequences	Peng Yu-xin (20)
The clan-owned wooded mountains of Huizhou in Ming and Qing times	Chen Ke-yun (38)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s in Northern-eastern area of China in Qing	Yang Yu-lian (49)
Some notes on the Imperial authority and the Imperial bodyguards in the Qing period	Chen Jin-ling (61)
The membership composition of the feudal princes and governor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in early Qing and their peculiarities of rule	Xie Zhong-fan (69)
An examination into "fan-zui mian fa-qian" (an excuse of the criminal bannermen from sending into exile) in Qing laws	Su Qin (75)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Yao Nian-ci (87)
A study of prince Yun Ti's fighting for the place of the Crown Prince	Yang Zhen (107)
Some problems of the suppression of the rebellious Three Feudatories by Emperor Kang-xi	Wu Bo-ya (123)
Emperor Kang-xi's dying edict and Emperor Yong-zheng's usurpation of the throne	Yang Chi-qiao (131)
Some notes on Cai Qian	Ji Shi-jia (135)
Some problems of Shang Zhi-xin as a rebel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Xue Rui-lu (153)
The Sino-Dutch official contacts during the reign of Kang-xi	

.....	Huang Gu	(161)
Xu Shi-chang and Qing-ru Xue-an (National Biographies Devoted to Scholars of the Qing Period)	Chen Zu-wu	(173)
The archives of Ming and Qing times collected in various places of China	Qin Guo-jing	(185)
Editor's postscript		(203)

清代商品流通异常活跃，在全国的每一个较为繁华的市镇都能出现遥远的外省商品。这个事实说明清代一定存在一个沟通全国各地的商业交通网络。笔者在研

究清代商品经济时，曾按清代行政区划逐一检索清代地方志，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商业交通资料。这些资料给人一个朦胧的感觉，即各个地区之间的商业交通是彼此衔接的。因此，笔者怀着极大的兴趣将这些零星的资料缀集成篇，以窥其究。果然，这些零星的资料竟呈现一幅覆盖清代全部版图的一个完整的商业交通网。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把清代国内商业交通划分为十条交通干线加以考察。

清代国内商业交通考略

● 刘秀生

一、乌鲁木齐—归化—北京—齐齐哈尔

这是一条横贯塞外的一条东西向商业交通线，西起号称乌鲁木齐三城之一的古城，东迄黑龙江流域的卜魁（今齐齐哈尔市），中间以归化（今呼和浩特）、张家口、北京、吉林为界分为五段。

古城（新疆③—11）至归化（内蒙古⑥—8）^①段，是华北商人通往新疆地区的贸易之路，古城是新疆地区的商业门户，商业地位远远重于新疆首府迪化。据载：

“迪化不居要冲，唯古城绾毂其口，处四塞之地”，“其东北自归化城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

晚清经这条商路运往新疆的商品占华北商品入疆量的百分之六七十；

“越陇阪而东，车马烦顿，厘税重困，商贩以为累，苦不偿其劳费，是以燕晋商人多联结驼队，从归化城沿蒙古草地以趋古城……大率秦陇输入者十之三四，自归（化）绥（远）者十之六七”。

以古城为中心向北、西、南辐射为四条商业交通线：向北通往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⑤—6），向西经绥来（新疆③—10）分别通往伊犁（新疆④—7）和塔城（新疆②—8，即塔尔巴哈台），向南经吐鲁番（新疆④—11）到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南）。这四条商业交通线覆盖整个新疆地区。据载：“自古城分道，西北转科布多，为通前后营（按：即康熙间用兵之路），外蒙古人岁一至，秋采麦谷，并输毳裘皮革，易缁帛以归。又循天山而北为北路，取道绥来，以达伊犁、塔城。循天山而南，取道吐鲁番，以达疏勒和阗”^②。

归化系都统衙门驻地，从乾隆四十二年就成为华北地区对新疆地区的贸易中心地，咸丰年间发展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聚集众多商人：“归化城向有十二行……近则生聚蓄衍，货物俱

^① 此处系《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有关各省区的地理方位座标区。以下凡标明某地的地图座标区者，一律只注该省区别和座标区号。

^② 钟庸：《新疆志稿》卷2，《商业》。

备，百工咸集，以行而计，不啻千百计”“归化城商民至乌鲁木齐等处，谓之北套客……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

在归化还引出两条商业交通支线，一条从归化通往乌里雅苏台（今属蒙古人民共和国）。嘉庆五年，因归化城商人拥挤过度，将对蒙古地区贸易的商人东移到绥远城：

“由理藩院咨行绥远将军，令将本院照票领去，给发商民，前往乌里雅苏台等处及各蒙古地方持票勒限贸易”^①

另一条是由归化城通往山西。山西大同府就有许多商人往来于归绥与大同之间，即“本城市廛及往来贩运归化、绥远各城者，皆逐微利以自给”^②。因而归绥地区聚集许多山西商人，据山西人记载：

“归化城界连蒙古部落，市廛之盛甲乎西北，去口外三字为吾乡（按指晋省）人医贫良方”^③。

归化至张家口（直隶⑤—3）段。在张家口与归化之间有一丰镇厅（山西②—6），城中聚集许多来自山西太原、忻州、代州、云州及直隶蔚州的富商大贾，他们“往来归化、绥远、张家口各城”“垄断擅利”^④。明朝末年，辽东战事频仍，张家口曾是内地对东北的贸易中心，该地有八家商人，满族“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商人主之”^⑤。

张家口至北京段，是从张家口南行，通过居庸关直达北京。入关后由水路达京东通州，远达天津，其起运口岸为潮白河的牛狼山（亦称牛栏山直隶⑤—5）。据延庆州的记载，当地所产杏仁“每岁运销天津千余包，每包一百五十斤，陆运至牛狼山，改由水运，经通州而至天津”^⑥。张家口是京津与塞北之间的商业中心，直隶北部的西宁县（今阳原县，直隶⑥—3）的商业和金融业就是通过张家口同京津和塞北发生联系的，“皮货经营以治城为中心，远经张家口而连于京津，汇兑营业更经张家口而达于恰（克图）、库（伦）”^⑦。北京商帮每年两次经此去新疆：

“尝以夏五月为期（北京春二月起程，则以夏五月至，夏五月起程，则以秋八月至，唯冬雪大时不可行）岁运腹地诸省之产以及西洋商品，值逾二三百万”^⑧。

北京至吉林段，系经山海关、锦州、盛京到达吉林（吉林⑧—3）。道光四年遣散在京闲散旗丁即经此路将其送往双城堡屯田的。由于这一段路商业繁荣，送旗丁的车辆可以运回头货，所以不另给车户津贴，其行车路线是：

“由京送至山海关，由关送至锦州，由锦州送至奉天省，由奉省送至吉林，由吉林送至双城堡；分段递送，相距皆不过数百里，车可只给例价，无庸津贴，换车地方俱系商贾辐辏之所，车户旋时可以载货，不至空回”^⑨。

吉林至卜魁段系利用松花江和嫩江水上航运之便。从吉林船厂至卜魁的官船，“凡几案、瓶

① 钟秀：咸丰《古丰识略》卷20，《市集》。

② 吴辅宏：乾隆《大同府志》卷7，《风土》。

③ 张曾：光绪《归绥识略》卷17，《地部·市集》。

④ 德溥：光绪《丰镇厅新志》卷6，《风土》。

⑤ 左承业：道光《万全县志》卷3，《杂税》。

⑥ 佚名：光绪《延庆州乡土志》，《商务》。

⑦ 刘志鸿：民国《阳原县志》卷8，《产业·商业》。

⑧ 钟庸：民国《新疆志稿》卷2，《商业》。

⑨ 萨英额：道光《吉林外纪》卷10。

罍之属，皆附船致之卜魁”^①。卜魁是嫩江上游的贸易中心，每年有一次名为“楚尔罕”（或写作“楚勒罕”）的商品交易会，届时艾琿、默尔根等城的商人都赶来参加。

“楚尔罕者，百牟之会也，地在卜魁城北十余里，定制于草青时各蒙古部落及虞人胥来通市，商贾移肆以往，艾琿、默尔根屠沽亦皆载道，轮蹄络绎，皮币山积，集初立，划沙为界，各部落人驻其北，商贾、官卒、游人驻其南，……凡二十余日”^②。

楚尔罕大会的主要商品来自吉林，楚尔罕散后，商船又逆嫩江而上到布特哈（黑龙江④—8）继续开市，散后，商船返回吉林：

“船以楚勒罕时来，泊齐齐哈尔城西镇江阁前，楚勒罕罢，随至布特哈，秋日乃还吉林”^③。参加楚尔罕大会的有许多来自山西和新疆的商人，即“商贩多山西及西域回人”^④，表明这条商路沟通了东北与西北的贸易联系。

卜魁的楚尔罕大会和布特哈大会实际上沟通了黑龙江上游、嫩江上游地区的贸易。而吉林也沟通了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的贸易。据载，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一带的赫哲等族居民（文献中称之为黑津），每年冬季都至吉林贸易：

“乌苏里江口、松花江下游黑津私下贸易，常于冰冻后以数狗驾车而来，捷如奔马”^⑤。卜魁和吉林成为东北地区北部的东、西两大贸易中心。

二、广州—杭州—北京—恰克图

这是一条纵贯南北的水陆交替的商业运输线。南起南海之滨的广州，经珠江水域抵粤赣边境，经短途水陆转运进入鄱阳湖水系的赣江；再经鄱阳湖达闽浙赣边境，经短途水陆转运进入钱塘江水域的富春江，连通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从北京向北，经张家口、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达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在闽浙赣边界向东南又分出一条支线，达东海之滨的福州。下面分段叙述。

广州经南昌至闽浙赣边界。广州（广东④—8）地处珠江口，北行经清远县（广东③—8）、韶州府治曲江县（广东②—8）到达江西赣州。清远是这一段的商业中枢之一：

“清远当南北之中枢……，上自南（雄）、韶（州）、连（州）、英（德），下至省（指广州）、佛（山）、陈（指南海县之陈村）、龙（山），此为必经之道，商业繁盛”^⑥。

从清远北上为韶州府曲江县，该处设有户部钞关对过往商人征收通过税。北江在此上溯为两个源头，其中一支来自粤赣边界，经南雄州流入韶州境内。从北江溯流而上可达江西境内，以大庾岭为分水岭，岭北为赣水发源地，所以称韶州为“江西入津要路”^⑦。陆运经大庾岭到赣水上源南康县（江西⑥—2）的塘江墟，进入赣水航道，塘江墟“临犹川为市、商船尾衔，市廛相接，为虔南大镇”^⑧。从南康顺流而下为赣南重镇赣州府治赣县，此处亦设钞关，被视为两

① 方式济：康熙《龙沙纪略》。

② 方式济：康熙《龙沙纪略》。

③ 西清：嘉庆《黑龙江外纪》卷5。

④ 民国《黑龙江省志纲要》，《实业志纲要》。

⑤ 萨英额：道光《吉林外纪》卷8，《黑津》。

⑥ 陈永图：民国《增城县志》卷14，《实业志》。

⑦ 《粤东省例新纂》卷3，《税饷》。

⑧ 沈恩华：同治《南康县志》卷2，《城池》。

广门户：

“赣郡十川均流，其源远者与闽粤接，既合于郡城之北为赣水出滩，以达于彭蠡，而赣郡实为两粤门户，仕官商贾溯彭蠡而上者，未尝绝也”^①。

彭蠡即鄱阳湖古称。沿赣江顺流而下经临江府治新淦县（江西④—3）、清江县的樟树镇（江西③—3）等商业重镇抵达鄱阳湖。新淦县治（即临江府治）为商业交通重镇：

“临江当东南水陆之冲，而淦又居上游，凡闽广之货登于舟车者，必道是乃得他适”^②。新淦之下为樟树镇，它与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并称为江西四大名镇，是南部中国的药材集散中心之一：

“袁赣二水合流，绕镇西北，控翼清江下游，故别称清江镇，周遭十余里，水陆交冲，商贾云集，为南北川广药材所总汇”^③。

樟树镇下游即是江西省省会南昌（江西③—3），系一重要商品集散地：

“南昌地界两河，港汊纷歧，舟楫四通，……上游百货，皆由两河出境”^④。

南昌下游的商业重镇为地处赣江与鄱阳湖衔接处的湖口镇，该地“贾船商艇，往来无虚日”^⑤。东出鄱阳湖进入信江（锦江上游别称）的铅山、江山一带，抵达闽浙赣边界地区。

闽浙赣边境地区呈多角交通线。地处信江上游的铅山河口镇（江西③—5）和玉山县（江西③—6）是重要商埠：

“信河西接鄱阳湖，南通吉（安）、赣（州），货船往来如织，……大船行至河口，小艇抵玉山，为停泊聚集之地”^⑥。

玉山县城外的大河关口滩码头是水陆交接码头，“浙江货物由此下船，粤闽货物由此起剥”^⑦。“下船”即装船，“起剥”即上岸。南来货物在此上岸后，北上经屏风关、曹会关的短途陆运，可达浙江省的常山县（浙江④—3）：

“屏风关在县（按指玉山县）东二十五里，距常山曹会关十五里，关屹然东西相望，关皆横跨两山间，诚江浙要冲也”^⑧。

常山县是富春江的发源地之一，是江浙一带通往江西以远的必经之地，有所谓“常山专达于江（西）”之说。从浙江南行的角度看，常山县被视为“八省通衢”^⑨之地，即通过常山可达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实为交通要塞。

富春江的源头之一衢溪发源于常山县，从衢溪顺流而下进入富春江干流，可达浙江省龙游县（浙江③—4），据龙游县的记载：

“自京、省以达江闽者，道水则自睦（按指睦州，宋代地名，大体相当于清代的严州府，富春江穿府境而过）而至，道陆则自婺源而至，龙（游）适当其会，车马舟楫，辐辏并进，如鸟之集于林、水之钟于泽也，以视江（山）之专达于闽，常（山）之专达于江（西）者，稍

① 黄德溥：同治《赣县志》卷4，《形势》。

② 杨辅宜：同治《永宁县志》卷1，《风俗》。

③ 潘懿：同治《清江县志》卷2，《市镇》。

④ 江召棠：光绪《南昌县志》卷4，《方域》。

⑤ 光绪《江西农工商矿纪略》，《清江县商务》。

⑥ 王恩溥：同治《上饶县志》卷4，《疆域》。

⑦ 王恩溥：同治《上饶县志》卷4，《疆域》。

⑧ 黄寿祺：同治《玉山县志》卷12，《食货·榷关》。

⑨ 李瑞钟：光绪《常山县志》卷21，《舆地》。

有兼焉”^①。

从龙游顺江而下可达杭州，连接京杭运河。

如何理解上文所说“江之专达于闽，常之专达于江”呢？原来在这一带有两个源头汇入富春江，北部源头称衢溪（今名常山港），南部源头称衢江（今名江山港）。衢溪经过常山县，是浙江到江西的专线；衢江流经江山县（浙江④—3），是浙江通往福建的专线。

在这里我们把闽浙赣边界地区通往福建的路线搁下不谈，先谈通往浙江、江苏之路。从闽浙赣边界的龙游县顺富春江而下，是畅通无阻的航道，杭州府的富阳县是富春江流域货物的总汇之区，货“自上江来，会聚于富阳”^②，从富阳进入杭州，与京杭大运河相连。杭州的北新关设户部钞关，征收过往商税，“北新关税课，上赖江西、闽广，下赖苏、松、常、镇”^③。来往商贾为了逃避征税，寻到了一条绕过钞关的道路，即从富阳径至余杭（浙江②—5）：

“南来之货从富阳起早过山，由余杭出上陌，直抵苏松，北来之货从上陌由余杭过山，至富阳，直抵闽广”^④。

无论从杭州还是从余杭，都能进入京杭大运河。运河航线经嘉兴、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扬州、淮安、清河、济宁、临清、天津、通州而达北京。

北京经张家口、库伦至恰克图。这条路线直抵当时中国最北部的商业重镇恰克图（乌里雅苏台③—4）。其中北京至张家口段详见本文第一部分。张家口是内地通往内外蒙的贸易中心，清政府在此设立出塞贸易的管理机构，令出塞贸易者先到张家口登记领票：

“我之货往（恰克图），客商由张家口出票，至库伦换票，到彼（恰克图）缴票”^⑤。这条商路的贸易至晚清已相当发达，每年贸易额达亿两白银之多：

“以张家口为中心，清末张（家口）库（伦）通商日繁，每年出口约合口平银一万二千万两，出口货物为生烟、砖茶、鞍辔、皮靴、烧酒、粮食、河南绸、钢铁、杂货之类，入口货物为鹿茸、口蘑、见著及各种皮张、牲畜之类”^⑥。

恰克图是这条商业交通线的终点。

从闽浙赣边界地区通往福建的商路有三条。第一条路线是从浙江江山县到福建之路。这条线路穿过闽浙交界的枫岭关（浙江④—3，系武夷山与仙霞岭之间的山口），此处“地当孔道，海禁未开之日，尤觉冲繁”。过枫岭关即进入福建建宁府境内，浦城县是第一大站，该处“当闽浙之冲，官商往来，络绎辐辏”^⑦。第二条为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入闽道路，“河口镇为闽浙贸易之地”^⑧。从河口镇穿过闽赣交界的分水关通往福建崇安（福建②—3）：“铅山与崇安交界之分水关，通闽大路，商贾络绎不绝”^⑨。这两条路继续南下汇于建宁府治建宁县，延伸于延平府治南平县。第三条路是从铅山河口镇经云际关达于福建光泽县（福建②—3），光泽县的纸“由

① 卢灿：康熙《龙游县志》卷1，《舆地》。

② 汪文炳：光绪《富阳县志》卷15，《物产》。

③ 许梦闾：雍正《北新关志》卷3，《禁令》。

④ 许梦闾：雍正《北新关志》卷3，《禁令》。

⑤ 《塞外见闻录》。

⑥ 宋哲元：民国《察哈尔通志》卷33，《商业》。

⑦ 翁天祐：光绪《续修浦城县志》卷6，《风俗》。

⑧ 佚名：光绪《铅山县乡土志》，《商务》。

⑨ 王恩溥：同治《上饶县志》卷4，《疆域》。

陆路出云际关，运销河口、天津、湖广、上海等处”^①。

这三条路线汇于延平府治南平县（福建③—4），据南平县的记载，这三条路汇于南平，可达福州：

“邑南路至省，东路至建安，西路至沙县；又至顺昌一路，为邵（武）、汀（州）二郡及江西省往来所必经，布客、木客、烟客货银甚多”^②。

此处所说的建宁，即分别从枫岭关和分水关而来在建宁合一的商路；顺昌一路为从光泽县云际关而来的路；沙县一路系南平通往闽西的商路。从南平顺闽江河谷而下，经古田县可达福州，据古田县的资料：古田“汇延（平）建（宁）、邵（武）之水，以达于海，地当各郡水道，水陆要冲，舟车络绎，……上达屏南、建郡”^③。

三、梧州——衡阳—汉口—开封—北京 广州

这是一条纵贯中国腹里的南北向商业交通干线，大体与广州经杭州至北京的路线平行。南部起点一在广西梧州，一在广东广州，两条路线汇于湖南衡阳，再向北延伸经长沙、汉口、开封，抵达北京。

梧州至衡阳段系凭借珠江水系的桂江（桂江的上段称漓江）、湘江。梧州地处桂江入西江的汇合点，是广西地区的商业交通枢纽，设有户部钞关梧厂。衡阳位于湘江中游，系湘江中上游的交通枢纽。在梧州（广西④—8）和衡阳（湖南⑥—5）间有桂林（广西②—7）、灵川（广西②—7）、全州（广西②—8）、零陵（湖南⑥—4）、祁阳（湖南⑥—4）等码头。在灵川县境内有一条名为灵渠的人工河道将漓江上源与湘江上源沟通，可以行船，其地有名为“舱匠村”者，系一造船专业村，“皆世习其业”，当地所产之油和糖向南可运抵桂林、梧州，向北可运抵湖南，即“油、糖业行销桂林、梧（州）、湘（泛指湖南）者亦伙”；灵川县西邻义宁县特产红茶运销湖南衡阳亦“必取道于此”^④。零陵县的航运，向北可以通衡阳、长沙，向南可达桂林、广东，即“境内潇湘之贯注，船舶无阻，货物云屯，北通衡（阳）、长（沙），南达桂（林）、粤（指广东）”^⑤。零陵下游的祁阳，航运发达，船运往来于湖北、湖南、广西之间：

“杉竹之产能饶他郡，每年驾簰载舟，涉洞庭而抵汉鄂者络绎不绝；其次则驾小船如烟……上下桂（林）、全（州）、湘（江）、湖（洞庭湖）间，转运花、粮、盐、糖”^⑥。

广州经韶州到衡阳段。广州至韶州段见本文第二部分。从韶州北上道分两途，其一经赣州到鄱阳湖，前文已明。其二则是韶州西北，为“湖广通粤之路”^⑦。从韶州往北，经湖南宜章、郴州、耒州可达衡阳。粤湘边界的宜章县是珠江和湘江之间的衔接点：

州可达衡阳。粤湘边界的宜章县是珠江和湘江之间的衔接点：

“地居楚尾，壤接粤头，石溪水流南海，摺岭达郴江，为南北经商水陆拨运之冲，县城东门外，居人立大店、栈房数十间，客货自北来者，为雇船，由南来者，为拨夫”；

① 邱豫鼎：光绪《光泽县乡土志》卷14，《商务》。

② 杨桂森：嘉庆《南平县志》卷10，《艺文》，《请弭盗议》。

③ 曾光禧：光绪《古田县乡土志》，《商务》。

④ 陈美文：民国《灵川县志》卷2，《舆地》；卷4《人民》。

⑤ 蒋元龙：民国《零陵县乡土志》，《物产》。

⑥ 陈玉祥：同治《祁阳县志》卷22，《风俗》。

⑦ 《粤东省例新纂》卷3，《税饷》。

除县城外，还有两个码头可通广州，其一为白石市，“粤船可达渡口”，其二为田溪市，“下通粤之韶（州）、广（州）”^①。宜章往北为郴州。郴州位于郴江发源地，郴江北流经来水达于衡阳，并在此处汇入湘江。郴州是湘江水系中连接衡阳与广东的重要港口，其地“外联虔粤，内接衡（阳）、永（兴）”^②。虔系指赣南、粤系指广东。耒阳县亦可“通行郴（州）、桂（阳）、粤西间”^③。

从广西、广东北上之路汇于衡阳。清代的衡阳是湖南境内仅次于湘潭、益阳之后的第三大商业中心，是烟草贸易中心，金融势力控制两广，在湖南未设省之前，又是通往广西的贸易中心：

“山西、陕西大贾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出入资本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兼通岭外，为飞钞交子，皆总于衡阳；”“长沙未设巡抚时，商贾必主衡州，以通广西”^④。衡阳至洞庭湖之间的重要商埠有衡山县白果市、湘潭县城。衡山（湖南⑤—5）白果市“下达湘潭，上接衡阳，旁通湘乡、宁乡”^⑤。湘潭（湖南⑤—5）为湖南第一大商业都会，素有“金湘潭银益阳”之说。其地通“岭表滇黔”，东城门外河岸“樯帆蚁集连二十里”，“城市街衢三重，长十五里，三乘之，四十五里”^⑥，是湘江流域的水运中心。

从湘潭顺流而下，入洞庭，达汉口，水路运输畅通无阻。汉口是中原地区通往两广的必经之地，从汉口（湖北④—7）溯长江而上，“入洞庭，以通两广”^⑦。

从汉口北上，经湖北北部分三路进入河南，又在开封、洛阳之间集结为一，北进直隶、京师。

西路从汉口经汉水、丹江、白河达河南南阳赊旗店。汉口“沿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入宛、洛”^⑧。宛即南阳一带，洛即洛阳一带。从汉口到赊旗店（河南④—5）经湖北沔阳（湖北④—6）、宜城（湖北③—5）、襄阳（湖北②—5）。沔阳在汉水河畔，“南滨大江，北控江汉，商贾辐辏，往来殷繁，百货滞鬻，乡镇之多，甲于邻境”，其仙桃镇即处于北通襄阳的水路要冲，即“滨襄河水路之冲”^⑨。从沔阳北上达宜城县小河口镇，为“东临江汉，接界襄阳，京省通衢，商贾辐辏”之地^⑩。襄阳为鄂北重要港口，发源于河南南阳境内的各河流皆在襄阳流入汉江，商业交通发达：

“唐、白、滚、清河之水由此至白河口入汉，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商贾云集”^⑪。

襄阳以北的河南赊旗店镇为四达之地：

“清水以东，唐（县）、沁（县）之间，赊旗店亦豫南重镇也，……，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汇百货”^⑫。

汴即开封，洛即洛阳，清水即白河。

① 陈永图：嘉庆《宜章县志》，《疆域志》下。

② 朱偃：嘉庆《郴州直隶州志》卷41，《记事》。

③ 于学琴：光绪《耒阳县志》卷7，《风俗》。

④ 罗庆芑：同治《衡阳县图志》卷11，《货殖》。

⑤ 李惟丙：光绪《衡山县志》卷6，《关隘》。

⑥ 陈嘉榆：光绪《湘潭县志》卷11，《货殖》。

⑦ 侯祖畬：民国《夏口县志》，《实业志》。

⑧ 侯祖畬：民国《夏口县志》，《实业志》。

⑨ 葛振元：光绪《沔阳县志》卷2，《乡镇》。

⑩ 程启安：同治《宜城县志》卷2，《村镇》。

⑪ 杨宗时：同治《襄阳县志》卷1，《乡镇》。

⑫ 潘守廉：光绪《南阳县志》卷3，《建置》。

南阳以北为嵩县(河南③—5),嵩县南部为白河(又称清水)的发源地,北部为洛河的发源地,为南北交通衔接之地。向南“由清水浮南阳”,向北“由册穆关贩运宜(阳)、永(宁)”^①。嵩县中部又是伊水(洛河支流)的发源地,物产可用伊水贩运到洛河畔的洛阳(河南③—5)和洛河与黄河的汇口处巩县(河南③—6):

“松、楸、椴、桐,西南山俱有,商客编筏远货,浮伊至洛(阳)、巩(县)”^②。

巩县的东邻为黄河南岸的汜水县(河南③—6),该地为河南省药材交易中心,“四、十两月药材大会,山货、南货俱集,为全省交易中心点”^③。汜县稍东为开封府治祥符县,用黄河之水可行舟而至。

中路是从汉口经云梦(湖北③—6)去河南。湖北棉布运往塞北者,皆以云梦为集散地:

“西客来楚贩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历远不变色,若不由云城改捆,一至河南渡黄河,多霉暗”^④。

云梦与开封间的必经之路是西平县(河南④—7),此处为“南楚北冀通衢”^⑤。西平至汉口,为今京汉铁路线,交通平坦,再向北,平坦大道直通开封。

东路是从汉口经湖北黄安(湖北③—7)、河南光山(河南⑤—7)、周家口(河南④—7)达开封。湖北黄安的七里坪“北接光(山)、罗(山),南达江汉”^⑥。光山县的泼陂河镇为“通楚冲道”,“商旅辏集”^⑦。光山县以北的商水县周家口镇为东西南北四通八达的商业枢纽,据乾隆时的记载,该镇:

“周围十余里,三面夹河,舟车辐辏,烟火万家,檣桅树密,水陆交汇之乡,财货堆积之藪,南接楚城,北通燕赵”^⑧。

从汉口北上的西、中、东三路汇于开封(河南③—7),其朱仙镇与汉口镇、佛山镇、景德镇并称四大名镇,为北部中国的商品集散中心,据载,朱仙镇:

“天下四大镇之一,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至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州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至河南朱仙镇,则又不止湖广一路矣”^⑨。

从开封渡黄河,进入卫河,经卫辉(河南②—7)、内黄(河南②—7)可达临清(山东②—2)、天津(直隶⑥—6)、通州(直隶⑥—5)、北京。河南内黄县是卫河航运的中心,“豫省漕粮由卫(辉)运通(州),邑(按指内黄县)为总汇之区”^⑩。卫河经内黄达临清,在临清汇入运河。这条运输漕粮的水道亦可为商人贩运粮食到京师提供方便,据天津静海县的记载:“贩粟者南至卫辉、磁州,北至京师,视年之丰歉以为采糴”^⑪。

① 唐基渊:乾隆《嵩县志》卷12,《市镇》。

② 唐基渊:乾隆《嵩县志》卷15,《食货》。

③ 田金祺:民国《汜水县志》,《实业志》。

④ 吕锡麟:道光《云梦县志》卷1,《风俗》。

⑤ 李毓藻:民国《西平县志》卷11,《赋役》。

⑥ 朱锡绶:同治《黄安县志》卷2,《店铺》。

⑦ 杨殿梓:乾隆《光山县志》卷1,《市集》。

⑧ 徐家麟:民国《商水县志》卷5,《集镇》。

⑨ 沈传义:光绪《祥符县志》卷9,《市集》。

⑩ 董庆思:光绪《内黄县志》卷10,《赋役》。

⑪ 郑士蕙:同治《静海县志》卷1,《风俗》。

四、广东—广西—云贵

这条商业交通线是从广州通往广西兼及云贵高原东南部的以珠江水系为纽带的水上交通干线。珠江水系分段而名，广东三水县（广东③—7）以下俗称珠江三角洲，是密集的水网，水上交通十分方便。从三水县西行，至广西境内的梧州（广西④—8），叫西江；从梧州往西到浔州（广西④—7），叫龚江。在浔州，河水分为南北两途，南途从浔州至南宁（广西⑤—5），叫郁江；从南宁至百色厅（广西④—3），叫右江，右江上源即云南（土）富州。北途从浔州往北在象州分为东西两支。西支从下游往上游分段称为黔江、红水河、北盘江、白水河。北盘江和白水河，全部流经贵州，源头在安顺府境内。东支从下游至上游分别叫做象江、柳江、融江、古州河。古州河在贵州省黎平府南部的独山州（贵州⑤—6），其下为古州厅（今榕江，贵州⑤—7），是这条水系的源头之一。

这样，借助珠江，西江水系，从云南贵州两省有三条通往广西广东之路，我们称之为左中右三路。左路以贵州黎平府的独山州为起点，中路以贵州的安顺府为起点，右路以云南土富州为起点，而以中路为主。

左路。左路上源在贵州独山州，是黔桂边界各县的货物集散之地：

“其地通粤西南丹及本省荔波一带，彼皆不通舟楫，货物所需，多运自独山，即彼地所有，亦必运至独山发客”^①。

其下游为古州厅，民国以来改称榕江县，据晚近的材料追述，在近代公路未兴起之前，该地为商业交通的四达之地，可达融县的长安镇（广西②—6）和柳州（广西③—6）等省内商业重镇：

“由榕江至广西交通较繁，凡本地日用各物，均由广西运来。由榕至桂，有商舟往来，四日可到融县的长安镇，又一日可到柳州”^②。

这条路到柳州并不是终点，还可下“柳州、象州”^③，在象州附近与中路会合。

中路。中路起于贵州省安顺府盘江，这是滇、黔、湘、赣、皖、浙商业交通干线上的一点^④。从盘江往东南行，经花江到白层^⑤，是陆路，从白层进入水路，可达川广，一路有三道税卡：

“关税原卡三道，盘江、花江而外，惟毛口系入滇孔道，乱后商贾寥寥，由花江分设一卡，在打帮渡征收，川广商船又不能径达州境，百货俱集白层。”^⑥

从白层顺流而下可到迁江（广西④—5），迁江县的商人可将商品贩运到浔州稍西的大黄河口（广西④—7）：

“商人惟西门墟、平阳墟、溯河墟等处恃有红水河一帆之便，下通大黄江，往来贩运”^⑦。

船到大黄河口时就已经过了浔州，右路而来的商船到浔州与中路和左路会合。

① 刘岱：乾隆《独山州志》卷3，《场市》。

② 李绍良：民国《榕江县志》，《交通》。

③ 黄宅中：道光《大定府志》卷42《物产》。

④ 详见本文：“西藏—四川—云贵湘赣—皖浙”一节。

⑤ 盘江、花江、白层几个地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无，其具体位置请参阅地图出版社《中国地图册》1973年第3版的贵州版面。盘江，即盘江桥，在晴隆县东；花江和白层均在盘江南偏东的北盘江两侧。

⑥ 沈毓兰：光绪《永宁州志》卷4，《经费》。

⑦ 颜嗣徽：《迁江县志》卷2，《风俗》。

右路起于云南(土)富州(云南⑥—11),其下游广西百色厅,百色厅的货物上可通云南(土)富州,下可经南宁达于近乎两广交界处的郁江(浔州在郁江上),到郁江,就到了浔州:

“百色地当极边,万山重叠,惟厅治滨江,源出云南土富州,下达南宁、汇于郁水,铜运、盐运与夫东道行商帆樯时集”。

百色厅的货物分别来自广东、云南和贵州:

“城厢外市肆喧阗、舟载马驮、百货云集,类皆来自东粤以及滇黔”^①。

广西货物进入广东、首先经过肇庆府治高要县(广东③—7),为两广商业交通要道:

“肇庆为西江流域,西通梧州、东趋省会、南入新江,以达新兴,商业之交通、亲朋之酬酢,莫不以肇庆为中心点,彼此往来,全恃帆船”^②。

肇庆而下是三水县,该处当“两广之冲”,广西各级地方官“镇、巡、监、司使命及郡县百官、岛夷贡献,皆取道于此”^③,在商业上是“西南雄镇,更商贾辐辏,帆樯云集”^④。

过三水,即到广州,两者近在咫尺,水路多途,兹不赘述。

五、雷波—宜宾—重庆—汉口—上海

这是以长江主干流为渠道的商业交通线,它西起于川滇边界的雷波厅以上七百里的金沙江,经宜宾、重庆、汉口而达于上海。

雷波—宜宾段。金沙江畔雷波厅以上七百里为四川叙州府,宁远府与云南昭通府、东川府的界江。从雷波(四川⑦—8)出发经屏山县(四川⑦—9)、达宜宾(四川⑦—9)。雷波上游七百里处的铅、铜、木材、竹笋等可顺金沙江运到雷波,其他商业亦很发达:

“土产沃富,远货他乡,而白布、红盐则取资于外郡,是以道路虽险,商贾流通。昔年盛时,开办铜、铅、木版、笋尖各厂,由金沙江顺流而下,仅七百里,三日可达,远方之人闻风麇集。”^⑤

而雷波亦成为川滇边境的商业重镇:

“深山大泽之中,五行百产,无物不有,乾嘉时,边境清平,商贾云集,云贵、两湖、豫章、粤广之民络绎趋赴、货物充牣,阗阗整齐,实边疆一巨镇也”^⑥。

雷波厅的下流商业重镇是屏山县,是滇蜀边境的商品集散中心之一:

“船路梭织,百货流通、而以盐布为大宗,一行于雷波及左路蛮地,一行马边及右路蛮地,云南永善一带皆资焉,为县境之门户,亦商贾之口岸”^⑦。

屏山县下游的叙州府沿宜宾县,是云南的铜汇入长江的交会点,即“滇省铜铅入川要路”^⑧。也是湖北来的货物运入云南的转运点,其中湖北布就是从这里经与之此邻的云南昭通府运往云南曲靖府、宣威州的:

① 陈如金:《百色厅志》卷3,《水利》。

② 马呈图:《宣统高要县志》卷11,《实业》。

③ 李友榕:嘉庆《三水县志》卷首。

④ 李友榕:嘉庆《三水县志》卷1,《墟市》。

⑤ 秦云龙:光绪《雷波厅志》卷32,《风俗》。

⑥ 秦云龙:光绪《雷波厅志》卷33,《物产》。

⑦ 张曾敏:嘉庆《屏山县续志》卷下,《场市》。

⑧ 刘世雄:嘉庆《宜宾县志》卷32,《榷政》。